

00060.145

38

1210

公安縣志

卷一
地輿

同治十三年重修

公安縣志

板藏南平書院

公安縣志序



公安為岷江南入洞庭故道無
崇山峻嶺之阻沮洳卑溼衆
流所趨水漲輒成巨浸舛治倚
隄為固道光辛卯以後城被

鬻者屢矣官斯土者率以脩
防澹安為務而園籍之散失
紀載之闕略百餘年來無暇
過而問者周君壽農攝政之
明年江漲大至城圯於水全

境為灾君謀於鄰人士力主遷
城之議申之臺司借帑鉅萬
寓振於工經營凡四月而畢復
以餘力蒐輯志乘將付剞劂
問序於余且云是役也與遷

城一舉相為經緯余嘉君之
言為嘗乎作志之義也鄭
漁仲曰古者記事之史謂之
志昔有避河患仲丁遷置河
濱甲居相祖乙圮耿史皆有述

其存者獨盤庚三篇雖尚質
之朝紀載或略之安知水流
播遷圖籍散失後人無所據以
為攷與茲則君所云之不誠為
論哉夫遷城大役也春秋之法

有綬必書遷城之役乃政來自
出凡疆里之沿革田賦之等差
人物之興替公私冊籍惟專城
者司之今出政之地既定復綜
其政之輕重緩急勒為成書

俾後之攬者以所藉手用心抑何
厚耶君以朞月之任創百年未
成之舉大灾大役措注裕如固
足為又重之繼又治者顧懷若新
邑按其圖籍權丈政之輕重緩

急偏者補之墜者舉之甚若改
弦而更張之不下堂階淫客就
理行見蠶里闢田賦充人物勗
興灾福不作即謂後日之公安公
實貽之以安也是可書已

同治十三年歲在甲戌暮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前

刑部江蘇司郎中知荊州府

事望江倪文蔚和峯南漢並書



叙

事有似曰而實創者為治於荒廢之後
纂書於散亡之餘是也公安地沃饒而
濱江豐歲則富樂甲一郡遇水潦城邑
隳壞圖籍曰之湮沉致為治者時有更

張之勞而紀事者更有無徵之嘆然既
已身任其責即不得不盡心乃職思有
以彰前軌而示來茲同治壬申余蒞茲
土甫下車目覩境內流離困苦狀蓋水
之為害已四十餘年至是而尤劇焉思

邑自左公肇建以來代有名人今之所
見迥不逮晉之所聞問諸故府舊志
修於康熙辛丑版本俱失惟同治三年
攝令袁君有重修之舉又甫及半而止
惜其無成爰於遷城之際集邑士踵而

輯之釐為八卷分為七十二門大綱舉
細目張並繪新圖付梓夫變古所以
適今而居今不廢鏡古余之治公安
適當日創之交其所行之果能濟旨而
垂後不敢知也袁君之志公安亦在且

創之間其所行足以信今而傳後固已
見其梗槩矣余之吏術學識誠不敢
望袁君而惓惓災黎起羸蘇困之意則
先後同符閱者可冥契於簡牘間若曰
此不過土苴糟粕聊以備一邑之掌故

則余與袁君之志事隱矣其修書刊版
之費同治初紳捐所存無幾災後不欲
重煩民力特為請於

太守倪公捐助并自分俸以濟之乃得
蒞事蓋與遷城一舉相為經緯云

盲在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五月既望

誥授奉直大夫同知銜權知公安縣事江

都周承弼壽農甫謨并書



同治壬申余宰漢川適川志告成余覽而慚
甚因憶甲子夏權公安慨邑志之不修者百
五十年搜採之難倍於他邑爰進都人士集
貲修葺閱二載書未竣旋解任去後迄無踵
而成之者已歷七稔於茲矣前年冬周君壽
農往攝邑篆余適病卧未及晤送而心識周
君之為人清勤廉敏勇於任事是書之成當

公安縣志

卷之首

袁序

十

屬於君蓋未嘗須臾忘懷也今果偕諸君子
輯而梓之復不沒余之微勞索叙於余余感
君之謙不敢以不敏辭獨念公安地勢低窪
環江湖之巨流沿川峽之宗脉累年暴漲建
瓴而下堤屢築屢潰城旋修旋圯居人多鴻
罄之苦邑乘鮮鳩集之日不有以改絃更張
之則載胥及溺其何能淑聞君近遷城於唐

家岡邑高阜處也甫半載官署建廟社立民
居定憂者以喜困者以蘇而志書適成蓋有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創始之與圉終
則不可同日而語余治公也久深知災患頻
仍民貧地瘠每有興作絀於經費智者束手
嘆無能為君於期年之間政通人和百廢具
舉成前人未竟之功貽後世無窮之福其識

公安縣志

卷之首

袁序

十一

力為何如哉夫遷城之役實余力之未逮志
書之成固余私心企望者也是不獨公邑士
民之幸卽哀朽如余能不感興起舞乎微周
君余將長抱慚於漢川之志已

同治拾叁年歲次甲戌季春前知公安縣
事山陰袁鳴珂撰於鄂渚寓次



原序

雷思霈

今大地皆志也而世所傳者隨州武功雍紀青齊隨州編年近迂武功敘事近簡雍青河山百二十二足以作其氣而壯其爲文旁引雜出不能成一家言由是觀之大地不必皆志也楚志昉自禹貢山海經惟言山川田土貢賦物產以至詭異神奸今人所畧古人所詳檇杌楚書始綜人理離騷九辨始侈聲歌而漢魏以來輿地圖經往往不乏厥後袁崧有宜都郡記盛宏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荊楚歲

公安縣志

卷之首

原序

三

時記羅含有湘中記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郭中產有襄陽記鮑堅有南雍記鄒闕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渚宮遺事范致明有岳陽風土記諸君子以該博閎廓之學發沈鬱藻贍之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履其地者恍若曾遊想其人者欣如可作未嘗不惆悵終日也寥寥千古誰傳盛事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奇搜奧辨物核情絕無老博士一酸語予以爲獨類習襄陽予一至公安坐中郎及弟小修柳浪

瀟碧館中玉篠絲楊長塘曲港晨鳧夕鷺曝甲騰鱗
觴詠晤言頗有習池氣味而四海彌天風期俊邁政
足相當襄陽首敘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僅江湖數
片白黃山一點青而已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洞壑
林泉之勝以角其胷中之磊塊無司馬諸葛崔徐羊
杜皮孟之流以寫其神韻表其文采而垂後世雖然
陵谷遷變世界密移方言市券皆具妙語稗官小說
皆成至文而況以一代才作一邑志并廬不改文獻
足徵何必卑視時賢仰資異代也傳聞中郎爲子瞻

公安縣志

卷之首

原序

三

後身嗟乎子瞻不敢作三國史而中郎能爲一國志
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隨州武功始置之矣今公
安所患若腐城而囓隄者莫如江水請以水道問中
郎中郎起家尙書禹貢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今江不入澧而入荆江自夔門而下荆門勢浩
瀚不可遏江之入澧也禹導之也江之入荆也不知
何時江自導之也書曰雲土夢作乂周官職方其澤
藪曰雲夢曰土與藪其義自見昔以長江入九江故
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溢勢使然也業已

不能復故道獨不可解督儒疑經之大惑耶又請以
水利問令君令君生長澤國習水形情公安據油口
上下數百里間凡十數口用洩江怒使四出耳今數
百里皆隄矣水土激而盪風雨乘之上盪而下漏而
決裂之勢成矣今口定不可鑿堤定不可去不曰善
防者水淫之乎是或一道也油水流武陵白石山與
澠水會而孱陵城背油向澤其油水流公安西又北
乃入江是古城皆去江遠甚今割江脣而與之爭安
能當陽侯之波獨不可稍徙而築之高阜乎令君公
忠廉平嫻於文辭通於經術而以身捍堤堤不爲動
以迄開渠渠不爲厲是必能辦此矣中郎絕慎許可
國朝賢牧列傳不數人而津津乎賢

原序

毛壽登

曩嘗見先輩巨公長者多矣平生所歷類有日記雖
數十年之久一言動之微可披籍而稽也蓋業荒於
嬉而進於勤故有記賓語於屏風之後驗風日於覆
舟之餘者率是物也治天下亦然擁方州之籍聚中
秘之書可謂富矣日厯有記注之官太史受職方之

副復爲之巡狩貢詩輶軒采風農車購遺黃車徵異
其好學深思者又賡油素問計吏撰方言勤勤懇懇
盡慮前者之無傳而後者之莫考也由前言之一人
之身之事且然況其大者乎由後言之天下之大且
然況其小者乎夫一邑者小於天下而大於一人之
身之事其不可以無所記使前無傳而後無考也的
然矣公安自左公建邑以來紀載寥寥蓋宋以前無
傳人焉明以前無傳政焉非無人與政也莫之傳故
也予也嘗有志著述之業中更世難素好零落歸卧

公安縣志

卷之首

原序

圭

林邱倥倥一老農耳邑侯何公涖茲邑明足以造謀
才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殆有如昌黎
所稱者而又畱意邑故適有徵志之檄訪舊乘不可
得乃集紳士謀所以應上求而爲邑傳不朽者吾友
也家富左史之秘人擅龍門之才顧強起老農旅側
末行使供研摩編纂之役相聚數日凡例森如建章
宮殿畫地成圖矣乃各以事散去獨老農者寄迹城
隅鑿坏無所又念邑中舊事及今尙可知過此則益
無從問而邑大夫嘉惠吾邑所以爲不朽計意甚殷